

近十余年澳大利亚华人移民人口结构变化及其影响

许彩丽 颜廷

摘要:澳大利亚自霍华德政府移民政策改革后,华人移民人口结构朝技术化、年轻化、高质量化的方向发展。近十余年来中国对澳移民数量尤为庞大,华人移民人口结构亦发生变化,如家庭移民数量上升,但仍以技术移民为主导;雇主担保类技术移民数量上升,独立技术移民数量下降;商业投资移民持续走高;大陆华人移民日益年轻化,而港台华人移民年龄有所上升。这些变化为澳大利亚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如大批中国商业投资移民的到来促进了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年轻有技术的华人移民为澳大利亚提供高价值的劳动力,亦缓和了人口老龄化现象;华人移民更加积极融入澳大利亚社会,为多元文化社会贡献更多力量。

关键词:澳大利亚;华人移民;人口结构

作者许彩丽,江苏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华侨华人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颜廷,江苏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华侨华人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澳大利亚史、华侨华人。地址:徐州市,邮编221116。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当代人口的跨国迁移日益常态化,据国际移民组织公布的《2022年世界移民报告》显示:2020年国际移民总数已达2.81亿,约占全球人口的3.6%^①。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为国际移民浪潮提供了数量庞大的人口,成为2020年世界第四大移民人口迁出国。这也意味着,作为中国融入世界、联系世界的纽带与桥梁的海外华人移民的规模不断壮大。而作为传统移民国家与南太平洋地区中国重要贸易伙伴国,澳大利亚接收了大量的中国移民,至2021年时澳大利亚国内华裔人口总数已有1390639人,占全国人口比例的5.4%^②,华人成为澳第一大亚裔移民族群。在澳数量众多的华人移民不仅是澳大利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亦是中澳两国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的主要参与者。故而,系统研究华人移民人口变化状况及其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关于澳大利亚华人移民人口问题研究成果较多,但大多数属于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对华人移民人口数量变化影响的研究^③,或从比较视角

^①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2, 2021, p. 23.

^②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ultural diversity data summary, 2021,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22. 见其中的“T09 Ancestry(a)By Country of Birth of Parents(3 of 3)”数据模块,且相应的数据乃根据该模块数据中的数据计算得出。

^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杨光的《二战以后香港向澳大利亚人口迁徙的历史变动及其原因分析》,《人口与经济》1999年第1期;张秋生等人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技术移民政策的演变及其对华人新移民的影响》,《世界民族》2006年第6期;张秋生的《试评陆克文—吉拉德政府的移民政策改革及其对华人新移民的影响(2007—2013)》,《八桂侨刊》2015年第3期;颜廷等人的《20世纪末以来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转型及其对华人新移民的影响》,《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于明波的《当代澳大利亚技术移民政策调整与中国新移民》,《八桂侨刊》2016年第4期等。

研究中国移民澳大利亚人口特征^①,却鲜有从全中国境内移民至澳大利亚人口结构变化及其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影响的研究。故本文在深刻把握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变迁与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人口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全面分析近十余年来中国境内移民澳大利亚的人口结构变化特点及其对澳社会产生的影响,这对于完善学界相关问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华人移民澳大利亚历史

华人移民澳大利亚历史悠久,根据澳大利亚移民政策调整与中国自身发展状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种族主义时代下华人移民人口状况(1851年—1972年)

华人自19世纪初就开始向澳大利亚移民,起初只有零星的华人在澳大利亚从事仆人、水手等工作。而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的高潮是在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热时期。1861年殖民区已有38358名华人在澳,占总人口的3.4%,成为英国岛屿移民群体后的第二大移民群体^②。然而,自1855年6月维多利亚殖民区开始实行具有种族歧视性质的排华法案后,各州逐渐严格限制华人入境,致使在澳华人数量大量减少。1901年时,华人人口剩30074人^③。而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颁布《移民限制条例》后,华人在澳更无立足之地,1921年华人在澳数量已暴跌至15561人,1947年更跌至7166人^④。

二战后,出于国家建设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澳大利亚种族主义政策有所放宽。1956年规定已在澳居住的亚洲人可申请入籍,澳大利亚公民也可以担保其海外非欧洲人直系亲属来澳;1957年再次放宽,获得临时入境许可证的亚洲人在澳居住超15年以上可获得公民权,1966年此年限又减为5年。1958年直接取消之前针对亚裔移民的英语听写能力测试。尽管此时移民政策的种族主义色彩逐渐淡化,但来自中国的移民数量增长仍极为有限,1958年至1971年中国大陆与香港地区移民平均每年仅约770人^⑤,这与淘金热时期中国对澳移民水平相去甚远。至1971年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在澳移民人口分别为17601人、5583人,仅占当时澳洲总人口数的0.18%^⑥。尽管较二战前数量有所上升,但与当时高达1275.5万人的澳人口总量相比,仍是微不足道。

表1 1958—1975年中国对澳移民人口统计

(单位:人)

年份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华人移民总数	大陆移民比例	香港移民比例	澳洲移民总数
1958—1959	1186	1229	2415	49.1%	50.9%	116697
1959.1—6	313	16	329	95.1%	4.9%	50911
1959—1960	433	45	478	90.6%	9.4%	105887

①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贺交生等人的《当代澳大利亚华人人口结构研究》,《南方人口》1991年第4期;张丽娜的《澳大利亚中印移民结构数量对比研究》,《八桂侨刊》2014年第4期;颜廷的《移民与回流:近十余年澳大利亚华人与印度跨国人口迁移比较研究》,《南亚研究》2016年第1期;李泽莹和廖小健的《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之比较研究》,《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2期等。

②Ngai MM, Chinese Miners, Headmen, and Protectors on the Victorian Goldfields, 1853-1863,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42, NO.1, 2011, p.15.

③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ffairs, Immigration Federation to Century's End 1901-2000,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1, p. 48.

④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ffairs, Immigration Federation to Century's End 1901-2000,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1, p. 18.

⑤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Australia Government, 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23. 见其中1.1: Permanent and long-term arrivals, 1945 to 1959&1.2: Settler arrivals, 1959 to 1975的数据模块计算而出。

⑥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ffairs, Immigration Federation to Century's End 1901-2000,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1, p. 19.

续表

1960—1961	611	73	684	89.3%	10.7%	108291
1961—1962	680	85	765	88.9%	11.1%	85808
1962—1963	1184	99	1283	92.3%	7.7%	101888
1963—1964	248	88	336	73.8%	26.2%	122318
1964—1965	373	109	482	77.4%	22.6%	140152
1965—1966	352	130	482	73.0%	27.0%	144055
1966—1967	256	158	414	61.8%	38.2%	138676
1967—1968	525	389	914	57.4%	42.6%	137525
1968—1969	458	388	846	54.1%	45.9%	175657
1969—1970	352	404	756	46.6%	53.4%	185099
1970—1971	287	322	609	47.1%	52.9%	170011
1971—1972	333	299	632	52.7%	47.3%	132719
1972—1973	322	348	670	48.1%	51.9%	107401
1973—1974	586	664	1250	46.9%	53.1%	112712
1974—1975	721	875	1596	45.2%	54.8%	89147

资料来源: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Australia Government, 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23. 见其中“1.1: Permanent and long-term arrivals, October 1945 to June 1959”&“1.2: Settler arrivals, January 1959 to June 1975”数据模块整理而成。

注: 澳大利亚内政部未统计出1958—1975年中国台湾、中国澳门移民人数。

(二)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华人移民人口状况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是中国对澳移民平稳增长时期,且来自香港地区移民人数最多。20世纪6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国内经济发展进入繁荣期。而此时经济高度繁荣而出生率不断下降的欧洲,不再是满怀热切盼望的移民来源,赴澳的欧洲移民数量急剧减少。1969—1970年度欧洲对澳移民一度达到146141人的历史最高峰值,而1972—1973年欧洲对澳移民人数跌至74986人,降幅高达48.7%^①。澳大利亚急需更多的移民填补国内劳动力缺口,这迫使其彻底摒弃种族主义传统的移民政策。1973年联邦政府出台的《澳大利亚公民法》表明澳移民政策已不再有种族、肤色、国籍背景的歧视。这为华人移民澳大利亚铺平了道路。且进入1982年后,澳大利亚为了优化以矿产、能源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将经济重心转向服务业与高科技产业,而这就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作为支撑。为此,澳将招募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那些年轻、有良好教育背景和事业有成的人视为经济转型是否成功的重要机遇^②。因而,纵观1972—1996年期间,赴澳华人移民中,来自香港地区的人数最多,其人数达8.8万余人,占华人总移民的52.4%(见表1、表2)。反观中国大陆,此时出入境管控有所松动,但其移民人数都低于香港地区。而1995—1996年出现特例,中国大陆移民数量达到最高峰值11247人,是因为1993年11月澳政府决定向1989年6月20日之前到达澳大利亚的约29000名中国留学生及其家庭成员发放永久签证^③。由此,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至1996

^①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Australia Government, 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23. 见其中1.2: Settler arrivals, January 1959 to June 1975的数据模块。

^②Ross Garnaut, Australia and the Northeast Asian Ascendancy,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89, p. 292.

^③[澳]王毅:《1949年以来的澳中关系:60年贸易与政治》,喻常森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3页。

年澳人口普查时,在澳中国大陆与香港地区华人已达 179424 人^①。这与 1972 年以前的状况相比不可相提并论。

表 2 1975—1996 年中国对澳移民人口统计

(单位:人)

年份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中国澳门	华人移民总数	大陆移民所占比例	香港移民所占比例	澳洲移民总数
1975—1976	639	897	32	30	1598	40.0%	56.1%	52752
1976—1977	744	1102	35	27	1908	39.0%	57.8%	70916
1977—1978	1164	1489	36	58	2747	42.4%	54.2%	73171
1978—1979	1000	1180	44	37	2261	44.2%	52.2%	67192
1979—1980	1219	799	71	39	2128	57.3%	37.5%	80748
1980—1981	1342	775	93	23	2233	60.1%	34.7%	110689
1981—1982	1385	1295	118	61	2859	48.4%	45.3%	118031
1982—1983	1167	1369	122	33	2691	43.4%	50.9%	93011
1983—1984	1613	2017	126	50	3806	42.4%	53.0%	68813
1984—1985	3144	3289	238	95	6766	46.5%	48.6%	77508
1985—1986	3138	3118	381	91	6728	46.6%	46.3%	92590
1986—1987	2693	3403	804	94	6994	38.5%	48.7%	113541
1987—1988	3281	5571	1145	142	10139	32.4%	54.9%	143466
1988—1989	3819	7307	2100	176	13402	28.5%	54.5%	145316
1989—1990	3069	8054	3055	205	14383	21.3%	56.0%	121227
1990—1991	3256	13541	3491	256	20544	15.8%	65.9%	121688
1991—1992	3388	12913	3172	240	19713	17.2%	65.5%	107391
1992—1993	3046	6520	1434	140	11140	27.3%	58.5%	76330
1993—1994	2740	3333	785	105	6963	39.4%	47.9%	69768
1994—1995	3708	4135	794	68	8705	42.6%	47.5%	87428
1995—1996	11247	4361	1638	124	17370	64.7%	25.1%	99139

资料来源: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Australia Government, 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23. 主要由其中“1.3: Settler arrivals, 1975-76 to 1994-95”, & “1.4: Settler arrivals, 1995-96”等几组数据整理而成。

(三)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至 21 世纪初华人移民人口状况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至 21 世纪初是中国对澳移民井喷式增长期,且移民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受西方经济衰退的牵连,澳大利亚自 1989 年底起经济持续低迷,1994 年国内失业率高达 10.5%^②。1996 年霍华德上台执政后,考虑到技术移民相较家庭移民而言,其对澳大利亚福利依赖程度更低,又对劳动力市场的准备更加充沛。因而为了重振经济与降低失业率,以“经济理性主义”为指导原则对移民政策进行结构性调整,即大量增加技术性移民与减少家庭团聚移民、人道主义移民以达到经济效益^③。这使得技术移民人口从 1998—1999 年度的 34895 人暴增至 2005—2006 年的 97336 人^④。技术移民注重申请者的年龄、学历与英语水平等综合素质,随着澳大利亚技术移民数量与比例的上升,澳大利亚移民人口结构便朝年轻化、高学历化、高素质化方向发展。

①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ffairs, Immigration Federation to Century's End 1901-2000,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1, p. 19.

② 孙辉明:《澳大利亚经济》,《国际资料信息》1994 年第 10 期。

③ Katharine Betts, Immigration Policy under the Howard Government,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38, No. 2 (May, 2003), p. 178.

④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Australia Government, 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23. 见其中“3.2: The permanent migration program outcome by stream and citizenship, 1996 - 97 to 2016 - 17”的数据模块。

澳大利亚欢迎技术移民的政策为华人移民澳大利亚提供了更宽阔、更公平的通道。1994—1995年度华人移民总数仅为8705人,1999年以后华人年度移民数量大幅度增长,2000—2001年度华人移民总数达到16358人,至2006—2007年度冲至25139人的历史高峰。1996—2007十年间华人移民澳大利亚人数共178588人,占澳移民总人数的12.1%,已远超1972—1996年二十多年中国对澳移民总人口(见表3)。

此外,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日益加深,逐渐放宽对公民出国限制,加之经济发展迅猛,来自大陆地区的华人移民数量迅速上涨。从数量来看,1996—2007年中国大陆移民已达132998人;从比例来看,1996—1997年度起,中国大陆移民已占当年华人移民总数的59.9%,2002—2003年度即增至75.1%,至霍华德下台前夕的2006—2007年度增至86.6%的历史最高水平。相反,由于政治前景稳定与大陆移民人数的挤兑,香港地区移民的人数与比例呈直线下降趋势,从1994—1995年度香港地区移民占澳洲华人移民比例的47.5%,至2000—2001年度仅占11.6%,至2006—2007年度已降到8.3%的历史最低水平(见表3)。2006人口普查时,在澳华人族群总人口已有66.99万人,其中来自中国共有304775人,已占澳总人口的1.5%^①。经历了十年的发展,中国已从1996年澳大利亚移民第6大来源国迅速上升至2006年仅次于英国、新西兰的第3大来源国,可见此时中国对澳移民程度十分强劲。

表3 1996—2007年中国对澳移民人口统计

(单位:人)

年份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中国澳门	华人移民总数	大陆移民所占比例	香港移民所占比例	澳洲移民总数	华人移民所占比例
1996—1997	9945	4191	2354	113	16603	59.9%	25.2%	104551	15.9%
1997—1998	5453	3445	1704	69	10671	51.1%	32.3%	94198	11.3%
1998—1999	7307	2251	1724	78	11360	64.3%	19.8%	101016	11.2%
1999—2000	9659	1729	1857	55	13300	72.6%	13.0%	111310	11.9%
2000—2001	11496	1893	2930	39	16358	70.3%	11.6%	131162	12.5%
2001—2002	9888	1511	2140	53	13592	72.6%	11.1%	121174	11.2%
2002—2003	10033	1741	1540	38	13352	75.1%	13.0%	125862	10.6%
2003—2004	13316	2070	1344	59	16789	79.3%	12.3%	149992	11.2%
2004—2005	15997	2534	1321	59	19911	80.3%	12.7%	167319	11.9%
2005—2006	18084	2162	1226	54	21526	84.0%	10.0%	179807	12.0%
2006—2007	21820	2101	1165	53	25139	86.8%	8.3%	191907	13.1%
总数	132998	25628	19305	657	178588	74.5%	14.4%	1478298	12.1%

资料来源: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Australia Government, 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23. 见其中“2.1: Permanent additions, 1996—97 to 2007—08”数据模块。

二、近十余年来华人移民人口变化及结构状况

如前所述,经过霍华德政府强调技术移民的移民类别结构性改革,澳大利亚移民人口结构朝技术化、年轻化、高素质化的方向发展,由此为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动力。霍华德政府执政的十余年间,澳就业率增加20%,其经济年均增长率也高达4%^②。这使得后续的各届政府都在霍华德政府的基础上,对移民政策进行局部调整,以引入最适合澳大利亚经济发展需求的移民。

2007年12月陆克文取代霍华德执政以后,很快将面临其执政期间的重大挑战,即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爆发后,尽管澳大利亚经济仍保持缓慢增长趋势,但亦遭到冲击。2000—2007年澳大利亚

^①李明欢:《国际移民政策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5页。

^②Bob Birrell, Virginia Rapson, Clearing the Myths Away: Higher Education's Place in Meeting Workforce Demands, Melbourne: Monash University, Centre for Population and Urban Research, 2006, p. 12.

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长率约3.4%。然而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袭击后,澳大利亚对外商品与服务出口总值锐减,其GDP增长率在2009年暴跌至1.9%^①;此外,其国内大量国民失去工作,失业率从2008年3月的4.1%^②猛升至2009年6月的5.8%^③。

面对经济发展的困境,作为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的移民政策,自然也是联邦政府的重点改革项目。由于国内失业率攀升,澳大利亚人生活水平大不如前,这导致国内民众开始对政府引入数量众多的技术移民有异议。著名移民学者鲍勃·贝拉也发表文章指出澳国内劳动市场长期劳动力已处于饱和状态,呼吁政府应减少技术移民的数额,保护澳大利亚人的工作^④。为了回应经济危机造成的国民减少移民配额的呼声,又要保障未来经济的健康发展;而技术移民与商业移民对澳大利亚经济长远发展,具有家庭团聚移民无可比拟的作用,故而从陆克文政府开始各届政府着重调整技术移民与商业移民政策。

首先,为了满足国内劳动力市场需求与充分利用技术移民人才,澳大利亚政府对永久技术移民政策进行多方面调整。其主要表现在将霍华德政府时期强调独立技术移民的“供给—导向”型技术移民政策,转向强调雇主担保类技术移民的“需求—驱动”型技术移民政策。这意味着联邦政府增加雇主担保类技术移民名额,紧缩独立技术移民名额。2007—2008年度雇主担保类技术移民总人数仅有23762人,2008—2009年度上涨至38026人,涨幅为60%,2010—2017年都保持在40000人以上^⑤。反观,独立技术移民总量自2012年开始呈下降趋势,2012—2013年度独立技术移民人数为44251人,此后一路下降,2021—2022年度更是降至历史最低值5864人^⑥。不仅如此,为了保障与当地劳动力市场相匹配的技术移民能更快进入澳大利亚,2009年1月起技术类移民优先申请顺序依次为雇主担保类移民、州和领地政府担保移民、紧缺职业清单上的独立技术移民,最后是不在紧缺职业清单上的独立技术移民。

为了甄别出满足中远期经济发展目标的高附加值技术移民,2010年政府又更新移民职业清单(Skill Occupation list),将原来可申请独立技术移民签证的400个职业减少至181个,并且每年对其进行审查与更新。2010年11月出台更加强调英语能力、工作经验、学历的打分系统。2012年又引进新的技术移民选择系统“Skill Select”。申请者通过相关机构技术评估后,在该系统上填写并提交技术移民意向申请书,系统会根据申请者的各项条件进行打分排名,挑选出并向最适合的移民人选发出移民邀请。申请者只有收到移民邀请后才能在移民局提交正式的技术移民签证申请资料。“Skill Select”系统至今仍在使用,这种遴选方式可以更合理、更公正地挑选出最聪明、最富有经验、最契合澳洲劳动市场的技术移民。

此外,为了更好发挥商业投资移民对澳潜在的经济价值,以及在国际上提高澳大利亚吸引此类移民的竞争力,自2010年起联邦政府对商业投资移民政策进行改革。2010年澳大利亚将投资移民最低投资限额从50万澳元提升至100万澳元。2012年11月引入向澳洲至少投资500万澳元的重大投资移民签证(Significant Investor Visa),这类签证在要求上有一些让步,如减少居住期,没有年龄上限和积分测试要求^⑦。2015年7月实施最低投资额为1500万澳元的优质投资移民签证(The Premium Investor Visa),此类签证无

①澳大利亚经济指标数据,见:<https://zh.tradingeconomics.com/australia/full-year-gdp-growth>

②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Labour Force Australia”, April 2008, p.1.

③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Labour Force Australia”, July 2009, p.1.

④B. Birrell, E. Healy and B. Kinnaird, *Immigration and the Nation Building and Jobs Plan*, Melbourne: Monash University, February 2009, p.2.

⑤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Australia Government, *Australian Migration Statistics, 2016-17*,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8. 见其中“1.3 Skill stream-top 15 citizenship countries, Employer Sponsored visas, 2007 - 08 to 2016-17”的数据模块。

⑥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Australia Government, *Australian Migration Statistics, 2021-22*,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23. 见其中“Table 1.10: Skill stream outcome-top 15 citizenship countries, Skilled Independent visas, 2012-13 to 2021-22”的数据模块。

⑦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Australia Government, *Australian's Migration Trends 2012-13*,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4, p.10.

居住要求,投资一年即可获得永久居留权^①。

总之,纵观金融危机后澳大利亚对移民政策的改革可以看出,联邦政府以更务实的态度,仍对技术移民与商业投资移民敞开大门,并朝着更严格、更高端的趋势继续发展。由此满足澳大利亚对技术人才与资本的渴求,以顺应全球化背景下提升综合国力的需要。

而作为澳大利亚移民重要来源国的中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向全世界彰显了中国力量,中国经济出现了奇迹般增长。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从2008年的3468.3美元飙升至2021年的12556.3美元^②。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国民接受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人数与富裕阶层的数量也相继增多,这恰好符合澳大利亚移民所需,因而近十余年来中国对澳移民的势头仍十分强劲。据澳官方数据统计,2007—2008年度中国境内对澳移民人数达24211人,2010—2011年度突破3万人,2016—2017年度更是达到32798人的峰值,2007—2008年度至2020—2021年度的十余年间中国对澳移民总数已超39.8万人(见表4),其中高达89.5%的华人移民来自中国大陆。正是由于近十余年中国对澳移民规模庞大,使得2021年澳人口普查时约70.2万的华人移民中^③,便有56.7%的人是2007—2021年来澳的。换言之,这十余年间中国对澳移民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以往中国对澳移民总数量。

表4 2007—2021年度中国对澳移民统计

(单位:人)

年份	大陆	香港	台湾	澳门	总数
2007—2008	21208	1784	1173	46	24211
2008—2009	22983	1480	922	47	25432
2009—2010	24745	1337	952	40	27074
2010—2011	28782	1482	931	63	31258
2011—2012	25537	1422	961	48	27968
2012—2013	28042	1594	1152	55	30843
2013—2014	27534	1482	1077	57	30150
2014—2015	28374	1548	1089	65	31076
2015—2016	29441	1800	1219	56	32516
2016—2017	29604	1813	1311	70	32798
2017—2018	25145	1928	1101	65	28239
2018—2019	24282	1647	1124	71	27124
2019—2020	18587	1391	1349	49	21376
2020—2021	22207	4312	1680	70	28269
总数	356471	25020	16041	802	398334

资料来源: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Australia Government, 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23. 见其中“2.2: Permanent additions - revised overseas arrivals and departure statistics, 2008—09 to 2016—17”数据模块;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 Citizenship, Country Profil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见其中“Table 3.3: The permanent migration program outcome by stream and citizenship, 2017—18 to 2021—22”数据模块相关数据计算得出中国对澳移民总额数据。

伴随着近十余年来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调整与华人移民澳大利亚人口数量的巨大变化,华人对澳移民人口结构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具体体现如下:

①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n’s Migration Trends 2014-15,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6, p.10.

②世界银行各国人均GDP(现价美元)数据统计,见:<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china?View=chart>

③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ultural diversity data summary, 2021,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22. 见其中“Table1:Country of birth of person by age”数据模块计算而来。

(一) 华人家庭移民数量上升,仍以技术移民为主

1996—2007年霍华德政府在任期间,实行限制家庭移民与人道主义移民,欢迎技术移民的政策。这使得华人技术移民比例总体持续上升,而华人家庭移民比例持续下滑。2007—2008年度后十余年间,华人移民仍以技术移民为主,其比例基本维持在60%的水平。从绝对数值来看,1996—2007年平均每年有近9005名华人技术移民,但2008—2021年平均每年已攀升至17231名,其增长率高达91.3%(见表5)。由于华人技术移民数量如此之多,中国近年来一直维持在澳大利亚技术移民来源国前五名行列。值得注意的是,近十余年来华人家庭移民数量较霍华德执政时期有所上涨,1996—2008年期间华人家庭移民总数从未超过8000人。而自2009—2010年度以后,华人家庭移民总体保持在10000人以上,其与华人技术移民比例差值亦减小。这可能是由于前期大量技术移民在澳定居后,其越来越多的配偶、父母、子女以直系亲属身份移民入澳。华人家庭移民数量的上升对于澳大利亚人才稳定性有积极意义。

表5 2007—2021年澳大利亚华人移民分类统计

(单位:人)

年份	家庭移民	特殊移民	技术移民	移民总数	家庭移民比例	技术移民比例
1996—1997	6415	44	6607	13066	49.1%	50.6%
1997—1998	3929	23	6069	10021	39.2%	60.6%
1998—1999	4598	35	5245	9878	46.5%	53.1%
1999—2000	4336	2017	4553	10906	39.8%	41.7%
2000—2001	3711	1710	6319	11740	31.6%	53.8%
2001—2002	4346	717	7211	12274	35.4%	58.8%
2002—2003	4717	300	8132	13149	35.9%	61.8%
2003—2004	5701	233	11126	17060	33.4%	65.2%
2004—2005	5766	64	11523	17353	33.2%	66.4%
2005—2006	5962	32	15363	21357	27.9%	71.9%
2006—2007	7059	4	16910	23973	29.4%	70.5%
2007—2008	7092	12	16899	24003	29.5%	70.4%
2008—2009	9085	12	15246	24343	37.3%	62.6%
2009—2010	11222	53	15401	26676	42.1%	57.7%
2010—2011	9984	37	21491	31512	31.7%	68.2%
2011—2012	10737	55	16528	27320	39.3%	60.5%
2012—2013	11689	95	17925	29709	39.3%	60.3%
2013—2014	11583	19	17616	29218	39.6%	60.3%
2014—2015	12381	13	18099	30493	40.6%	59.4%
2015—2016	12888	22	19105	32015	40.3%	59.7%
2016—2017	12112	31	19246	31389	38.6%	61.3%
2017—2018	10088	15	17525	27628	36.5%	63.4%
2018—2019	10057	4	16478	26539	37.9%	62.1%
2019—2020	6605	5	14057	20667	32.0%	68.0%
2020—2021	11848	0	15291	27139	43.7%	56.3%

资料来源: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Australia Government, 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23. 见其中“3.2: The permanent migration program outcome by stream and citizenship, 1996—97 to 2016—17 数据模块”和“3.3: The permanent migration program outcome by stream and citizenship, 2017—18 to 2020—21 数据模块”。

注:表格的中国各类移民数量是大陆、香港、台湾、澳门移民总数。

(二) 华人雇主担保类技术移民数量上升,独立技术移民数量下降

历史上,澳大利亚移民政策注重引进独立技术移民,其数量和比重都远高于其他技术类移民。但独立

技术移民需要到达当地后才找工作,失业率往往比较大,容易造成人力资本浪费。而雇主担保类移民在移入澳大利亚前就已拥有当地雇主安排的岗位,到澳洲后不会失业。且根据当地雇主的需求有效地填补职位空缺,也可以防止该职业工资上涨的现象。正如前移民部长阿曼达·范斯通所言:“扩大雇主担保签证是必要的,因为雇主是最了解他们的特定业务所需要的技能的人。”^①因而,金融危机爆发后,澳大利亚为了充分利用技术移民人才,转而削减独立技术移民配额,增加雇主担保类技术移民。故2012—2021年间,澳大利亚雇主担保技术移民配额都高于独立技术移民配额。

相应地,近十余年来,华人雇主担保类技术移民数量上升,华人独立技术移民数量下降。2007—2008年度,华人雇主担保类移民仅有1127人。2009—2010年度上升至最高峰4499人,此后几年涨势有所放缓,但亦保持在3300人以上。2015—2016年人数亦冲回4000人以上,之后几年数量有所下降,但亦超过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且2019—2022年期间,其数量历史性地超越华人独立技术移民数量。反观,华人独立技术移民数量一路下降,2012—2013年度有6032人,2018—2019年下降至4160人,2021—2022年仅剩下381人(见表6)。显然,华人技术移民类别数量的变化紧跟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变化的步伐。

表6 中国大陆及澳雇主担保移民、独立技术移民情况表

(单位:人)

年份	华人雇主担保移民	华人独立技术移民	澳大利亚雇主担保移民	澳大利亚独立技术移民
2007—2008	1127	*	23762	*
2008—2009	2861	*	38026	*
2009—2010	4499	*	40987	*
2010—2011	3480	*	44345	*
2011—2012	3235	*	46554	*
2012—2013	3718	6032	47740	44251
2013—2014	3476	6076	47450	44984
2014—2015	3365	5922	48250	43990
2015—2016	4024	5509	48250	43994
2016—2017	4197	5991	48250	42422
2017—2018	2713	5067	35528	39137
2018—2019	2945	4160	42012	34247
2019—2020	2524	1367	29261	12986
2020—2021	1369	941	23503	7213
2021—2022	1407	381	26103	5864

资料来源: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Australia Government, 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8. 见其中“1.3 Skill stream—top 15 citizenship countries, Employer Sponsored visas, 2007—08 to 2016—17”数据模块;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Australia Government, 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23. 见其中“1.3: Skill stream outcome—top 15 citizenship countries, Employer Sponsored visas, 2012-13 to 2021—22 数据模块”和“1.10: Skill stream outcome—top 15 citizenship countries, Skilled Independent visas, 2012—13 to 2021—22 数据模块”。

(三) 华人商业投资移民持续走高

为了吸引全球资本与增加创业人才并使商业专业知识多样化,1978年澳大利亚首创商业投资移民计划。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一直是澳大利亚商业投资移民的重要来源国。不同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中国大陆代替香港、台湾成为中国对澳最主要的商业投资移民来源地区^②。近十余年来,中国大陆经济飞速发展、国民收入稳步提高,形成了一大批新富阶层。据统计,2008年中国持有可投资资产超1000万的高净值人群数量仅30万,2016年增加到158万人,2021年已达到262万人^③。尽管澳大利亚提高了商

①Riley, J. “Call for Migrants to Fill Widening Skills Gap” The Australian, 8 Feb 2005.

②颜廷:《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移民: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八桂侨刊》2022年第3期。

③招商银行、贝恩公司:《202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第5页。

业投资移民的最低门槛,但高收入人群的数量猛增使得近十余年来中国对澳大利亚商业投资移民的势头,不但没有放缓反而更加凶猛。

其具体表现在如下:其一,中国商业投资移民数量稳步增长。2008—2009年度其移民数为4597人,之后攀升至2014—2015年度的5168人,随后7年大致都维持在5400—5500人的水平。其二,中国商业投资移民主要来自大陆。2008—2019年期间中国大陆商业投资移民数量维持在4000—5000人左右,远超香港、台湾、澳门商业投资移民总量。2002—2003年度中国大陆商业投资移民占澳大利亚海外商业投资移民总数的比例仅为11.3%^①,2009—2010年度至2019—2020年度该比例一直维持在60%以上。其三,中国常年维持其作为澳最大商业投资移民来源国的地位。2008—2012年中国商业投资移民占澳大利亚海外商业投资移民总数的比例维持在62%以上,2013—2019年其比例更是维持在75%左右(见表7)。可见,中国移民是澳大利亚商业投资移民的主力军。

表7 2008—2021年中国对澳商业投资移民人口统计

(单位:人)

年份	大陆	香港	台湾	澳门	中国投资移民总额	澳海外商业投资移民总额	大陆商业投资移民占澳海外商业投资移民比例	中国商业投资移民占澳海外商业投资移民比例
2008—2009	4393	80	120	4	4597	7397	59.4%	62.1%
2009—2010	4294	102	158	7	4561	6789	63.2%	67.2%
2010—2011	4791	126	130	9	5056	7796	61.5%	64.9%
2011—2012	4614	104	33	4	4755	7202	64.1%	66.0%
2012—2013	5058	145	41	20	5264	7010	72.2%	75.1%
2013—2014	4614	154	17	21	4806	6160	74.9%	78.0%
2014—2015	4870	214	52	32	5168	6484	75.1%	79.7%
2015—2016	5168	192	30	24	5414	7260	71.2%	74.6%
2016—2017	5131	217	51	25	5424	7260	70.7%	74.7%
2017—2018	5087	362	79	33	5561	7260	70.1%	76.6%
2018—2019	5209	303	*	*	*	7261	71.7%	*
2019—2020	2872	163	*	*	*	4420	65.0%	*
2020—2021	5157	1828	*	*	*	11198	46.1%	*
2021—2022	4070	1340	*	*	*	10496	38.8%	*

资料来源: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Australia government, Australian Migration Statistics, 2017-18, Released April 2019, 见其中“Table 1.8: Skill stream—top 15 citizenship countries,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visas, 2008-09 to 2017-18”数据模块;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 Citizenship, Country Profil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见其中“Table 1: Permanent Migrant Places Granted, 2018-19 to 2021-22”;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 Citizenship, Country Profile: Hong Kong, 见其中 Table 1: Permanent Migrant Places Granted, 2018-19 to 2021-22;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2021-22 Migration Report.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22, P. 52.

注:澳官方数据表格中2008—2009年和2011—2012年澳门商业投资移民总额数显示<5,笔者认为其数据指数比较小,可直接取4,并无实质性影响。

(四)中国大陆华人移民年轻化,港台华人移民年龄上升

近十余年来,源自中国大陆、港台三地的华人移民数量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两岸三地的华人移民年龄结构也朝不同方向发展,大陆华人移民普遍年轻化,而港台两地的华人年龄有所增加。随着对年龄

^①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s Migration Trends 2013 - 14,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4, p. 29.

有较高要求的大陆技术移民大量移入澳洲,加之每年也有数量众多的大陆留学生成功获得澳永久居留权,如2017—2018年、2018—2019年度来自中国大陆以学生签证转向永久签证的人数分别有2836人、2595人^①,这些使得大陆华人移民朝着年轻化发展。2006年大陆华人移民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8.68岁,到2016年时降至33.56岁,尽管后面几年年龄中位数稍有上涨,但仍低于澳大利亚海外出生人口年龄中位数约43~45岁的水平。而由于香港、台湾每年移民澳大利亚的人数规模小,且20世纪70—90年代移民的人群也相继年长;加之,这些定居者也会接其年长的父母移民到澳洲养老,这些都导致港台华人移民年龄有所上涨。2006年香港华人移民中位数是34.23岁,2017年上升至40.01岁,2021年便已高达43.29岁(见表8)。台湾华人移民整体情况年龄虽小,但纵观2006—2021年其年龄中位数也是呈上升态势。

但值得注意的是,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的华人移民2006—2021年的年龄中位数都低于澳大利亚海外出生人口年龄中位数。可见,在澳洲移民群体中,华人移民普遍较为年轻。不仅如此,2021年时华人移民群体中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的比例高达81.5%,远高于全澳劳动力人口比例64.54%(见表9)。可见,华人移民为澳大利亚提供了充足且有活力的劳动力。

表8 华人移民年龄中位数统计表

(单位:岁)

年份	大陆华人	香港华人	台湾华人	澳海外出生人口	年份	大陆华人	香港华人	台湾华人	澳海外出生人口
2006	38.68	34.23	29.30	46.19	2014	34.96	39.03	30.01	44.45
2007	37.46	34.95	29.86	45.88	2015	34.60	39.50	30.43	44.30
2008	35.59	35.57	30.18	45.40	2016	33.56	39.41	31.54	44.33
2009	33.96	36.11	30.34	44.90	2017	33.56	40.01	31.98	43.95
2010	33.08	36.72	30.74	44.86	2018	33.85	40.66	32.20	43.64
2011	34.23	37.72	32.07	45.13	2019	34.96	41.38	33.04	43.47
2012	34.82	38.50	31.13	44.86	2020	37.63	42.13	34.99	44.06
2013	35.04	38.78	30.01	44.61	2021	39.67	43.29	42.81	45.07

资料来源: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ustralia's Population by Country of Birth 2020-21,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22. 见其中“4.1 Estimated resident population, by country of birth, Australia, Median age as at 30 June, 1996 to 2021”数据模块。

表9 2021年澳大利亚华人移民与全澳总人口年龄段占比统计

年龄段	华人移民人口	全澳人口
0-14岁(%)	4.45%	18.24%
15-64岁(%)	81.50%	64.54%
65岁以上(%)	14.05%	17.22%
人口总数(人)	699277	25622788

资料来源: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ultural diversity data summary, 2021,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22. 见其中“Table 1: Country of birth of person by age”数据模块计算而来。

注:华人移民人口指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移民。

综上所述,近十余年来澳大利亚华人移民人口结构基本是延续霍华德时期的技术化、年轻化的特点,中国大陆依然是华人移民的主要来源。但同时也出现了局部的变化,如华人家庭移民数量上涨,仍以技术移民为主;华人雇主担保类技术移民数量上升,华人独立技术移民数量下降;华人商业投资移民规模更加

^① Australia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Australia's Migration Trends 2017—18 Highlight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8, p. 11. & Australia's Migration Trends 2018—19 Highlight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9, p. 9.

庞大;大陆华人移民日益年轻化,而港台华人移民年龄有所上升,但与澳大利亚海外移民相比华人移民年龄较小。这些变化对澳大利亚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近十余年华人人口结构变化的社会影响

自澳大利亚进入强调高素质、高质量的技术移民时代以来,华人移民群体对澳洲社会的影响愈加深刻。而近十余年来,华人移民人口结构的变化必然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

(一)大批中国商业投资移民的到来促进了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

如前所述,2008年以来近7万名中国人以商业投资移民身份成功获得澳大利亚永久居留签证。这批商业投资移民不仅拥有雄厚的金融资本,还富有商业管理知识与金融投资经验,使得他们有能力、有条件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力量。

其一,中国商业投资移民帮助澳大利亚渡过2008年金融危机难关。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澳大利亚经济并没有衰退,但到了2009年8月其失业率猛增至5.8%^①。而按照移民政策的要求,即商业投资移民到达澳大利亚之后得为澳洲创造新的劳动岗位,这无疑为澳大利亚解决就业前景低迷的妙招。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商业投资移民往往进入澳洲后,购置地产、家具、电器、车辆等价格高昂的商品,这亦为澳大利亚创造了庞大的消费市场,缓解了金融危机造成的澳国内市场低迷现象。受益于投资移民政策这一重要法宝,澳大利亚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实现经济复苏。2007—2011年,澳大利亚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72%^②,远高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其二,中国商业投资移民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巨大的投资金额。近十余年中国每年稳居澳大利亚商业投资移民来源国的榜首,即便以对澳最低投资金额为100万澳元计算,每年中国商业移民对澳的投资数额都十分亮眼。以2015—2016年为例,该年度中国共有5414人以商业投资移民身份移入澳大利亚,则当年度其对澳投资数额已高达54.14亿澳元。且其中有部分中国人是以最低投资金额500万澳元的重大投资移民签证,或以最低投资额为1500万澳元的优质投资移民签证入澳,这意味着中国商业投资移民为澳大利亚注入的投资金额势必更高。这些巨额投资金额使澳洲全社会投资的增长,亦可增加税收与促进就业。

其三,中国商业投资移民为澳大利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移民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就移民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影响所作报告指出:“商业移民在第一年到澳大利亚后平均每人对经济贡献为300元,第四年平均达4400元,第十年达到7600元。”^③以2012—2013年度为例,该年度澳大利亚共有5264名中国商业投资移民,这意味着2016年时他们为澳经济贡献可达约2316万元,2022年亦可达约4000万元。无疑,规模庞大的中国商业投资移民在澳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特有的作用。总之,作为澳大利亚投资移民主力军的中国商业投资移民,对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众多年轻的华人移民不但为澳大利亚提供了高附加值的劳动力,亦缓解了澳大利亚人口老龄化的现象

首先,近十余年来华人技术移民大量涌入澳大利亚,这些技术移民不但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与夯实的技术,亦拥有比以往华人移民更高水平的英语表达能力,能够更迅速地纳入澳大利亚劳动市场,为当地提供更高利用价值的劳动力。加之,近十余年来华人雇主担保移民的增多,按照澳移民政策规定,他们不但

①张秋生:《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政策与亚洲新移民问题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02页。

②许梅恋、林丽清:《出口贸易结构对澳大利亚抵御金融危机的作用及其国际竞争力分析——基于澳大利亚2001—2011年对外贸易状况的分析》,《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③何河:《澳大利亚移民政策演进及其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不会抢占当地澳大利亚人的就业机会,反而满足了当地雇主对可提供岗位的技术人才的需求。不仅如此,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国内人口增长缓慢,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按照国际标准,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占全社会总人口比例为14%~20%属于中度老龄化社会,按此标准来看,2012年澳大利亚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其6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达14.1%^①。历史上,联邦政府常常以引入年轻的移民作为缓解老龄化的良方。而近十余年来多达39.8万中国移民流入澳大利亚,且每年有大量的儿童移民与低于45岁以下的华人技术移民,他们无疑成为缓解澳洲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因素。总之,近十余年来华人移民为澳洲当地提供了高价值的劳动力的同时,亦缓解了其人口老龄化现象。

(三)综合素质较高的华人移民巩固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建设成果

近十余年来,随着更多富有知识、技能、经济实力的华人移民赴澳后,华人群体综合实力大幅度提升,在当地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较之前的华人移民,他们的视野更宽、认知水平更高,对新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更强,深知主动融入澳洲主流社会对华人族群发展有颇多益处。因而涌现了更多高素质且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华人,他们更积极参与当地多元文化社会的建设。一方面,华人通过多种途径展现他们在澳历史发展的贡献。他们以视频节目形式讲述在澳华人故事,如2010年澳大利亚电视31频道开播的《中华卫视》、2021年由粟明鲜博士和韦钢主持讲解的《澳华家园》栏目。这些相当耗费资金的节目,不以经济回报为出发点,向全澳社会展现华人在澳的奋斗及与其他民族融合的历史。不仅如此,他们也通过树立华人纪念碑以缅怀早期华人在澳洲的贡献,如2019年3月树立的圣乔治华人纪念碑,这亦是主流社会对华人贡献的肯定。这些方式无不向主流社会说明,华人与其他澳洲民众都是澳大利亚家园的建设者。

另一方面,华人以慈善活动方式回馈澳洲社会。他们中有以官方渠道参与澳洲政府主办的慈善活动,如中澳企业家总商会主席成洁女士、澳洲联邦银行亚洲部总监陈兰女士、澳洲昆士兰台湾商会副会长游淑静女士、昆士兰华人论坛副会长于惟祺女士担任2016年布里斯班市长慈善基金会的荣誉大使。另外,他们也有以非官方渠道自发组织的慈善活动,如2022年澳华人商会联盟等组织为澳大利亚救世军民间慈善机构筹款22888澳元^②。华人通过慈善活动向主流社会展现了华人乐善好施的面貌,华人不再是自我封闭的少数族裔,也关心澳洲社会的每个群体。这些举措拉近了与其他族裔的距离,使得澳社会各族群之间更加互相了解、和谐相处。总之,华人通过多方面的贡献已成为澳大利亚建设多元文化社会的重要力量。

结语

综上所述,近十余年来在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综合作用下,延续了霍华德时期已形成的中国对澳移民潮,这亦使得华人移民人口结构发生多方面的改变。近十余年来华人移民人口结构的变化为澳大利亚当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也意味着综合素质较高的华人群体在澳洲当地影响力日益上升。但近年来,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崛起引发了亚太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这拨动了澳大利亚敏感的政治神经,中澳关系降温。如何发挥在澳华人推动重现友好新型的中澳关系的作用,值得我们共同思索。

(责任编辑:黄文波)

^①澳人口老龄化数据见:<https://www.aihw.gov.au/reports/older-people/older-australians/Contents/demographic-profile>

^②澳洲财经新闻网:“帮扶弱势携手共进!! 澳大利亚华人商会联盟、澳大利亚悉尼江门五邑商会及悉尼江门五邑青年联合会联合举办救世军SYDNEY慈善晚宴!”,<https://afndaily.com>

Main Contents

New Approaches to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Era of Social Media

— Taking the Short Video Dissemination of Overseas Celebration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estivals as an Example

..... Wang Tubao Zhang Yiping (3)

Abstract: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media reporting methods, short video reports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have the advantages of overcoming language barriers and presenting content in a lively and vivid manner. Audience interaction through comments can enhance the sense of participation, making it easier for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accept and creating hot-spots for dissemination internationally. Short video reports of overseas celebration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estivals help overseas Chinese to boost cultural confidence,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multiculturalism. Strategies such as leveraging the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dvantages of overseas Chinese, encouraging foreign influencers to contribute to cultural dissemination, emphasizing the communication power of young people, and distilling the cultural essence of festival activities can facilitate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Social Media; Short Vide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fluence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Ecology among Chinese Canadia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ergistic Supply

..... Wang Yi Yi Wei (15)

Abstract: In 2021, the number of Chinese Canadians exceeded 1.71 million, with over 1.29 million people speaking Chinese as their mother tongue. The ancestral language ecology formed by such a large Chinese communit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anada's linguistic environment and policies. In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ecology, apart from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government's public education system and Confucius Institutes, non-governmental supply entities mainly include Chinese schools, Chines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Chinese media, community centers, and families. These entities collectively build a synergistic supply model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ecology in Canada, characterized by government supply as the mainstay, social participation, market operation, and family nurturing. This creates an excellent environment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Key words: Chinese Canadians; Chinese Education; Chinese Language Ecology; Synergistic Supply

The Changing Demographics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Over the Past Decade and Its Implications

..... Xu Caili Yan Ting (25)

Abstract: Since the immigration policy reforms under the Howard government in Australia, the demographic structure of Chinese immigrants has shifted towards a more technical, younger, and higher-quality direction.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hinese immigrants to Australia, leading to chang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hinese immigrant population. Family immigration has increased, but technical immigration remains predominant. Employer-sponsored technical immigrants have increased while independent technical immigrants have declined. Business investment immigration continues to rise. Mainland Chinese immigrants are becoming younger, while immigrants from Hong Kong and Taiwan are aging. These changes have had profound impacts on Australia's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the influx of Chinese business investment immigrants has promoted economic growth. Young and skilled Chinese immigrants have provided high-value labor and alleviated the aging population. Chinese immigrants are more actively integrating into Australian society, contributing more to its multicultural society.

Key words: Australia; Chinese Immigrants; Demographic Structure

Exploring New Path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ishermen in the Beibu Gulf Reg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Qiaogang Town Zhang Zhenchang Kang Haining (38)

Abstract: Qiaogang Town in Beihai City, Guangxi, was established in the 1970s as a settlement for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d has since become an important fishing production base in the Beibu Gulf region. With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to become a maritime power, Qiaogang Town has adapted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vigorously developed the tourism industry. This has made tourism, in addition to fishing and seafood processing, another important driv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own. When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Qiaogang Town seized the opportunity of the times, courageously transformed its development approach, and innovatively developed the tourism industry. This has served as a good example for exploring new path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ishermen in the Beibu Gulf region.

Key words: Beibu Gulf Fisherme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ourism Industry; Qiaogang Town

The Development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ir Hometown Meizhou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 Ye Xiaoli (46)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overseas Chinese from Meizhou have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hometown. With the Qing government's lifting of maritime restrictions, more and more overseas Chinese from Meizhou returned home, including intellectuals, overseas businessmen, Chinese workers, and refugees. After returning, they used their knowledge, funds, and technology to actively lead and promote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cultural progres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ir hometown. In the new journey of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hinese Dream, inspiring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from Meizhou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ir hometown in the new er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Meizhou.

Key words: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Meizhou; Development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Schools under the Context of "Integration of Three"

—With Overseas Chinese Farm in Guilin, Guangxi as an Example Li Moxian (52)

Abstract: The school of the Guilin Overseas Chinese Farm was established in 1960 with the initial purpose of addressing the education needs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ir children. Over the past 60 years, the school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education. After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system reform was proposed in 2007, the education at the Overseas Chinese School experienced new transformations under this framework. Educational manageme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funding sources became the main focus of development for the school.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reform process eliminated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caused by diverse factors such a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s and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different regions.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 School, this reform marked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akin to a "rebirth," and also facilitated a deeper integration of the school into the local community.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Schools; Transformation; Integration of Thre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Guilin Overseas Chinese Farm

Analyzing Chinese New and Old Immigrants in Six Central American Countries Gao Weinong (59)

Abstract: During the traditional era of Chinese immigration to Central America, overseas Chinese mainly originated from Guangdong, with a predominant representation of Cantonese and a lesser presence of Hakka people. After the 1950s, when several Central American countries did not hav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for an extended period, apart from immigrants from Taiwan, few individuals migrated from China's mainland to these nations.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ies mainly relied on internal natural growth to sustain their roots, leading to a relatively high proportion of ethnic Chinese. Since the 1980s, there have been few new immigrants from China's mainland to Central America, primarily from Guangdong, while immigrants from Taiwan have been relatively more numerous. The natural conditions in Central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been relatively unfavorable for Chinese im-